

绿色深处

• 苑敏 著

• 沈阳出版社

IN DEEP GREEN

绿色深处

● 苑敏 著

●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绿色深处 / 苑敏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441-4758-3

I. ①绿… II. ①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3527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沈阳市华夏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40mm

印 张: 17.125

字 数: 2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赫

封面设计: 霍 楷

责任校对: 书 杰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758-3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 sy24112447@163.com

楔 子

秋末的一天上午，九河海关的小会议室，关长许天朝正在主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加大对九河海关驻邮政办事处的人财物投入，增加一个副处长编制。许天朝关长提名，与会者一致同意，派缉私局的洪雨洁担任这个副处长，同时保留她在缉私局的现任职务。许关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加强对国际邮件的监管力度，有效打击犯罪分子利用邮政渠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

会后，为解除邮政方面的误会，许天朝亲自给九河邮政局局长杜近东打电话，说明海关的真正意图是冲走私犯罪去的，绝不是冲邮政去的。还请求杜近东在办公场地、监管场地和食宿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杜近东和许天朝是好朋友，相信许天朝不会无故干扰他的国际业务，对许天朝的要求全部打开绿灯。

洪雨洁是许天朝老首长的女儿，不仅长得俊俏，还年轻有为，许天朝不得不高看一眼。但为了能让洪雨洁健康成长，许天朝从来没有溺爱老首长的女儿，而是经常给她创造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机会，在几次重大毒品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洪雨洁都有突出表现，不仅立过功，还受过伤，她靠自身实力赢得大家的赞誉。

洪雨洁还是无可置疑的关花，尽管眼睛不算大，但十分有灵气；双眼皮也不十分明显，上边那条线还略微有点短，但有一双细弯并且黝黑的眉毛做修饰，反倒显得更加迷人。洪雨洁没有高高凸起的胸，但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回头率，接近 1.7 米的个头和匀称的腰身，已经无处藏匿东北姑娘的力量和性感。她白净的皮肤在九河城里是很少能见到的，是那种风吹雨打都不变色的白，有人说，白净是她摘取关花桂冠的主要得分点。



听说许关长把自己派到邮办处，洪雨洁百思不得其解。洪雨洁认为，那个邮政局无非就是由几十个营业员和投递员组成的信使队，他们就在九河最繁华的九河大街上，在那里进进出出的邮包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动用缉私局的力量。她在经过九河大街时，有几次是注意到那个相对封闭的邮政大院的，她想，那里充其量就有几百人，几十台车，她想不到那个绿色的院子怎么能和她扯上关系，总之，她无法理解许关长为什么兴师动众地向那个地方派大批关员和警员。

然而，当洪雨洁一脚迈进绿色的邮政大院时，她怔住了，光邮政专用车辆就有几百台，比她原来猜想的人数还多，绿色的车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宽敞的院子里，红墙绿顶的欧式楼房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东楼前有一棵古老的白桦树鲜明地告诉洪雨洁：这里是有悠久历史的，是有深不可测的文化内涵的。

洪雨洁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或许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她向来不喜欢的绿色突然间吸引住她，她看不清那只属于邮政的绿色有多深，但她能预感到，一双有力的大手正在把自己推进绿色深处，一出自己无法逃避的与这绿色息息相关的人生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一

燕子走了，北风来了。

北风穿过偌大的九河城，就像九河的男人逛大街，好像哪里都站不住脚似的，你只能见到急匆匆的身影，冷漠，尖刻，浮躁，目空一切，你说不出他哪儿好，也说不出他哪儿不好。

这是2006年秋末，冷酷而强劲的北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生长在城里的树，就连邮政大院里的百年老桦树也不例外。经过无情的抽打，数不尽的叶子由绿变黄，由生到死，无奈地离开它的挚爱的枝。在那一刻，枝变得无能为力，任凭垂死的叶离它而去，在它的眼皮子底下，在宽广的邮政大院里，飘

着，荡着。百年老树表情复杂，默默无语，它相信，绿衣人一定会知道，它正在接受第一百次洗礼。

在九河城里，邮政大院是仅有的一套现存完好的俄式建筑，方方正正的大院设有南北两个院门，南门进，北门出，都有保安把守着。四周是分别临街的五层楼房，一律是绿顶红墙，门多，窗小，楼顶上有许多圆形的建筑，显得错综复杂，随便在哪一个房顶安上十字架，都会让人联系到欧洲的天主教堂。地道的九河人都知道，邮政大院比九河市的年龄大许多，这城市的名字改了好几次，而邮政大院却始终姓邮。一代又一代绿衣人夜以继日地进进出出那个对外界封闭的大院子，他们在重复着一百年也没有改变的工作内容——把寄件人的邮件运进大院，经过处理再运出大院，送给收件人。

虽说工作内容没变，标志服的绿色没变，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大院进进出出的面孔在发生改变，在大院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绿衣人中的主力军，蒲思德和杜鹃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蒲思德和杜鹃的每一根神经都与大院的历史牵连着，都与邮政的使命交织着，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百年以前，旧政府让一位俄国人在这里坐上首任邮局局长的交椅，这位俄国籍的局长上任后，第一件事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赶走邮政大院里的日本籍职员。蒲思德的爷爷取代一个日本人给这位俄籍局长当助理，交情却与日俱增，蒲爷爷劝自己的妹妹大胆地嫁给这位老外局长。

结婚当天，俄国籍的局长偕中国籍的妻子在邮政大院种下两棵白桦树，那是从远东带来的树苗，生命力极强，即便杜鹃的爷爷从英年早逝的俄国人手里接过局长的职位，在蒲思德爷爷的干预下，绿衣人也没有砍掉俄国人参与种下的两棵白桦树，反而呵护着它们，眼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边的那一棵略微高大一点的白桦树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了，剩下的那一棵虽然有些孤独，但依然天天向上生长，默默无闻地见证着邮政大院的历史变迁。后来人只知道它树龄长，枝叶繁茂，时不时地就有人去与它拍照，把它当作对邮政大院的纪念。除了杜、蒲两家，很少有人知道，那是大院的首任局长为他心爱的妻子种下的爱情树。

斗转星移，如今这邮政大院的主人换成了杜鹃的父亲杜近东。白胖白胖



的杜近东已经连任数年局长，已经是九河邮政公认的“老大”。官场上，人们更习惯叫他“杜胖子”，关系好一点的干脆把“杜”字也去掉，直呼其“胖子”。胖子天生一副佛相，形体与神态都像一尊活生生的佛，他为人厚道，社交广，名气大，嫉恶行善。杜近东以擅长交际而出名，上自省市首长和国家局领导，下至普通邮递员或邮车司机，中间夹着公检法司、群团组织和社会朋友，提起邮政的杜胖子，没有人不知道。胖子有惊人的记忆力，一旦成为朋友，他会用心去记朋友的基本信息，包括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朋友家的大事小情他尽力到场，个别情况下，人不到场情也要到场。

邮政大院里有 7000 名员工，绝大多数人羡慕杜近东的权位与德行，更羡慕杜家的双胞胎姐妹，有人说是杜近东修行到了，说那是一双仙女下凡了，投胎到杜家，杜近东不信那些，还大大咧咧地对老伴说：“什么仙女不仙女的，我只承认杜家从此有了两朵花。”杜近东喜欢梨花，他为大女儿取名叫杜梨，老伴喜欢杜鹃花，她为小女儿取名叫杜鹃。杜梨性格内向，是典型的淑女，从小到大一直都聪颖好学，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在外语学院毕业时，杜梨已经掌握三种外语，特别是以法语口语见长。杜鹃性格外向，从小就 and 男孩子混在一起，是邮政大院里出了名的“假小子”。杜鹃智商极高，悟性也好，但她很少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后来是在父亲的威逼下才考上邮政专科学校。杜梨是靠自己的外语功底被国家邮政局国际司招录为翻译，而杜鹃只能借助父亲的力量回到九河邮政局。

让杜近东始料不及的是，姐妹两个的初恋情人竟然都是邮政大院里的男孩子蒲思德，杜鹃在儿时的游戏中从不放过为蒲思德扮演新娘子的机会，二人自小就形影不离，经常打斗在一起。杜梨则是敬而远之，很少和男孩子在一起，偶尔赶上杜鹃不在，孩子们会强拉杜梨临时替杜鹃给蒲思德扮演新娘子，杜梨宁可伤和气也不从命。发现自己和妹妹爱上一个人以后，杜梨大度地改变主意，暗暗和大院里的另一个男孩子吴旭军相好起来，而且进展要比杜鹃和蒲思德这边快得多。杜鹃母亲急了，硬说杜鹃不定性，和蒲思德不能成。这消息传递给杜近东，杜近东就受不了，杜家和蒲家是必须要做亲家的，杜鹃哪天一变性子，蒲家的独苗蒲思德就不是杜家的女婿了。杜近东亲自出面和杜鹃叫板，崇尚婚姻自由的杜鹃正在逆反心理最强时期，明明是喜欢蒲思德，结果也说要等等，不一定。杜近东一气之下又找杜梨，把利弊关系讲给杜梨，杜梨表



态，说听父亲的。

最后是杜近东做主，强力促成杜梨和蒲思德的婚姻，杜近东还通过个人的关系将蒲思德借调到国家局，给一位领导当秘书。

一年后，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单间里，蒲思德和杜梨的儿子蒲锋降临人间，第一个从护士手里接过蒲锋的是眼疾手快的小姨杜鹃，那肉乎乎的小家伙即刻就抓住了杜鹃的心，仿佛是她的一部分，直到发觉自己有些失态，才很不情愿地把蒲锋转交到蒲锋奶奶的手里，奶奶仔细端详一阵子，兴奋溢于言表，急忙将蒲锋递与他的外公杜近东。初见隔辈人，杜近东也喜出望外，两眼笑成一道直线，他认认真真地打量自己的外孙子，情不自禁地对众人说：“蒲杜组合，老祖宗都定好了，咱们的后人就应该这样，你瞅这小子，天庭饱满，地格方圆，是块好料！”

让杜近东无奈的是，蒲锋2岁那年，杜梨被万国邮联选中，万国邮联国际局局长正是当年首任九河邮政局局长的后人，他力主推荐中国人给他当副局长，以便在他卸任时能有一位华人接替他。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局推荐国际司司长去赴任，包括杜梨在内的一批年轻人随司长一起去万国邮联工作，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万国邮联取得重要领导岗位，一旦当上国际局局长，就等于拿到了万国邮联的主导权。

高兴的是国人，难受的是蒲杜两家人，因为从那一刻开始，蒲杜两家都发现杜梨的人生航线有了明显的调整，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她的事业上，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杜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事业，蒲思德和杜梨的短暂婚姻为此画上句号。

因为公务缠身，蒲思德只能同意杜鹃从北京领回蒲锋，杜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蒲锋，她始终忘不了第一次抱他时的那种肉乎乎的感觉，杜鹃的心中开始升腾一种朦胧的火热的希望，她不敢去想结果，她只想自己应该朝那个看不清的方向努力。可是，她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等她和蒲锋一到九河，蒲母就冷酷无情地接走了自己的孙子，蒲母一时不能转弯，把对杜梨的恨转嫁到杜家，见到杜鹃就像见到杜梨一样，恨得咬牙切齿，无端地发泄怨气，并当众表态，不再允许蒲锋和杜家人见面。这对杜鹃来说，不亚于是当头一棒。

杜家理解蒲母，相信那只是老太太的一时想不开，但谁也没想到，从



此，杜鹃真的不再谈婚论嫁，她顶着蒲母冰冷的目光去看小蒲锋，小蒲锋奶声奶气地叫她“小姨”，她让蒲锋叫她“姨娘”，蒲锋就叫她姨娘，蒲锋把“姨”说得很轻，把“娘”说得很重，天作证，是孩子让杜鹃增加信心的，她抱着蒲锋想，总有一天，会让蒲锋去掉“姨”字的。

杜梨出国后，蒲思德就一门心思想回九河，杜近东拍着他的肩说：“杜梨是杜梨，杜鹃是杜鹃，我老杜是老杜，公私要搞清楚，你们年轻，感情上的事我老杜插不上手，但在工作上，你是我的兵，在大院里，谁也离不开谁，好好干，干出点样子来！”

“请爸爸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

“以后改个称呼，杜梨已经离开你，我们没有亲属关系了。”

“我明白，杜局。”

从这一刻起，蒲思德突然成熟许多，他发现政治的残酷与政治的魅力没有界限，只要身临其境，就要客观面对，他还发现政治与生活同样需要智慧，用智慧角力的政治才是他感兴趣的。政治。

杜鹃把车停在邮政大院的那棵白桦树下，飘落的白桦树叶像雨点一样打在车的风挡玻璃上，有两片尚未完全退去绿色的卵形的落叶干脆贴在前风挡玻璃上不动了。她的车膜颜色很深，从外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但从里往外看，什么都不影响。在这个位置看去，从一号楼口进出的人全在她的视野里。她在等从柳西来市局开会的蒲思德，蒲思德现在是柳西县的邮政局局长，她知道，最有资格给各个区县局长开会的是她的父亲杜近东。父亲是邮政大院的主人，但她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过自豪，相反，她总觉得，在这个大院里活得最压抑的人恰恰是作为局长女儿的自己。和她一起从国家邮电干校毕业的蒲思德、吴旭军、石雪梅等都被分配到二级单位的领导岗位任职，唯独她被安排到速递局当办公室主任，在大院里，专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和区县局的办公室主任一样，都是三级干部，整整低人一级。这还不算，最让杜鹃不开心的是当时父亲对待蒲思德的不公平。当时，初见红火的速递局渐成众矢之的，局里业务发展快，对外酬金政策高，资费政策比较灵活，可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原速递局长因病英年早逝。杜鹃希望父亲把姐夫蒲思德安排到速递局当局长，以弥补姐姐杜梨因与蒲思德离异而给杜、蒲两家造成的裂痕。杜近东刚刚有点动心，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石雪梅，石雪梅仰仗着父亲是省局局长，拐弯抹角地托人向杜



近东透话，也想当速递局长。

权衡再三，老谋深算的杜近东选择了吴旭军，他为石雪梅和杜鹃开出的理由是，吴旭军在进修前曾是速递局的一个支部书记。本来，胖子是不准备说出理由的，鉴于自己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胖子不得不选择一个从政以来最伤脑筋的权宜之计。杜近东让蒲思德去九河最大的县——柳西，让他到远离大院的柳西当二级单位的龙头老大。同时，杜近东也给足省局石维左及其走卒的面子，安排石雪梅到计财部当分管多种经营的副主任。

从杜鹃的角度看，这次人事变动，不仅打乱了她和蒲思德在一起工作的计划，还让杜家失去一次向蒲家示好的绝佳机会，杜鹃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总认为是自己故作聪明，实实在在地帮了蒲思德一个倒忙。她不怨石雪梅，不怨石维左，她把这笔账全部记到父亲头上，她怪父亲胆小，总是怕有影响，她想父亲不敢考虑女儿是可以理解的，她不能理解的是，已经不是杜家女婿的蒲思德为什么不敢重用？

现在，她只能单独行动，把接触蒲思德当作至高无上的追求，她开始想实实在在地为蒲思德做点什么。

杜近东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他召集各二级单位的一把手来，就是想及时向他们传达下一步邮政改革的有关精神。这是一步快棋，他以惊人的速度走在石维左前面，让机密的改革走势潜移默化地在九河局公开化，在接下来与省局的讨价还价中，他又取得了主动。在会议要结束时，他为各二级单位的一把手留一道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课题，让大家写一篇名为《邮政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论文，限大家十日内交综合办，还严格要求综合办搞好汇总，然后再送他审阅，聪明人能看出来，这是胖子故意放出的烟幕弹。

四十名二级单位的一把手怀着忐忑的心从一号楼走出来，大家没有往日的那种会后的轻松，没有一张脸浮现出笑容，甚至连往日里的互相道别也省略了，都是默默地各奔各的车，陆续驶离邮政大院。

蒲思德是最后一个从楼口出来的，他一眼就看到白桦树下停着杜鹃的车，但他没有直奔过去，而是很自然地走向自己的黑色中华，屁股还没坐稳，就急忙把在会议室关掉的手机打开，开机提示音乐与来电提示音乐接续响了起来，他马上接通电话，对方就是五十米外的杜鹃。

“今天的会议挺短啊，我爸转变工作作风啦？中午吃啥请指示，我请客。”



“雪梅他们也参加吗？”

“不，今天就我和你。”

“杏花园吧，那比较肃静。”

“行。”

杏花园是九河市有名的情侣酒店，三分之二的包房都是情侣小桌，格调温馨，包房的字是清一色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汉字，一楼是一组“红”、“蓝”、“白”之类，二楼有“清”、“雅”、“缘”等，三楼设“梅”、“兰”、“荷”略显高档一点的小包，杜鹃在车上就预订了二楼的“清”。她喜欢绿色调，那是邮政的本色，也符合她此刻的心境。邮政改革在即，步伐很快，邮政储蓄和她所在的邮政速递将从邮政主业剥离，剥离之后，邮政银行和速递公司将真刀真枪地和竞争对手拼生存，拼发展，以股份公司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到那一天，人们所说的“狼”才是真的来了，一道大令下来，她和蒲思德就是两个单位的人了，她认为，到那时，邮政的秋天就来了，接下来的会是严冬。

杜鹃很容易就多愁善感，尤其是改革在即这一段，她毫不费力就能回想起邮政的过去，想邮政的春天与夏天，想那专属于邮政的热情与朴素的绿，那种专属于邮政的绿，一代又一代邮政人忘我地为着一个重复的枯燥的业务，无怨无悔地付出血汗，在进进出出邮政大院的队伍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邮政大院里长大的蒲思德、杜鹃、吴旭军和石雪梅等人，对邮政绿更是各有各的解读，可以让他们忘我的邮政绿，曾经让他们热血沸腾，浮想联翩，父一辈，子一辈，无怨无悔。

杜鹃选择“清”包房，就是想和蒲思德一起回忆一下过去，回忆过去的邮政绿，她甚至奢望时光能有片刻的止步，以便他们共同回味那段浸染着青春与理想的邮政绿，回味那段宁静而祥和的邮政绿。在邮政大院里，在那棵高大的白桦树下，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就泡在那绿色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起始于那壮丽的绿。

“喂，我爸今天表现怎样？我看会议开得可不长呵，看来，我得感谢他啦。”杜鹃用挑逗的语气砸向蒲思德。

“唉……”蒲思德根本没心思跟着杜鹃的思路走，反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阴沉地说，“改革幅度很大啊，我能看得出来，杜局今天很伤感，他有一肚子无奈没和我们讲。”



“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你告诉我，我要不主动请，你是不是又往柳西那里跑？”

“说话总是带刺儿，还口口声声说是同学呢！你总这样和我较劲儿，以后怎么找对象？让吴旭军那号人知道了，你在速递局还怎么呆下去？”

“我不管！”

“这样对谁都不好。”

“放心，我只是暗地里对你好，不会破坏你的名誉的。”

“……”蒲思德语塞。

“瞧你那胆吧，怪不得杜梨不理你，现在这年头，女人对男人好，但不一定非要嫁给他。”

“你说那有意思吗？”

“有，现在的人都这样。”

“好啦，我的公主大人，你爸给我们留个题，叫‘邮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十日内交卷，你帮我写行吗？我太忙了，回柳西要马上传达你爸的讲话，这会一开完准跑风，我得抓稳定。”

“不就是一篇破论文嘛，容易。不过，总得让我开个什么条件吧？”

“你说。”

“事成之后，回请一顿。”

“行，吃啥你定。”

“吃你。”

杜鹃用水灵灵的一对眼睛望向蒲思德，蒲思德故意岔开话题，绕着弯子对付杜鹃，几个回合下来，蒲思德已疲惫不堪，主动提出撤退，他把从柳西带来的一包瘪花生递给杜鹃，杜鹃从小就爱吃瘪花生，她说瘪花生味儿甜，不腻人。从小到大，这世上，能满足她吃瘪花生的人只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蒲思德。蒲思德用一包瘪花生换杜鹃一篇论文，觉得值个，杜鹃用一篇论文换蒲思德的瘪花生，觉得也不亏。午饭后，蒲思德驱车回柳西，杜鹃驱车回速递局。



二

老树下边就是速递局的会议室，按照市局的总体部署，速递局的领导班子开始给第一线的揽收、投递、分拣和封发人员开会，局长吴旭军亲自到会，分管生产服务的副局长江振望在发言席上给大家传达上级有关邮政改革的精神，他严肃而认真地说：

“邮政改革在即，人心思动，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这是可以理解的。按照市局要求，吴局长让我代表班子就改革给大家讲几个问题：1. 为什么要改革。大家知道，传统的邮政业务——函件与包件都在走下坡路，已经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互联网与电子通信方便了人们的联系，人们很少再通过我们寄递信函了，现在的邮政包裹、邮政报刊、邮政储蓄和邮政特快专递开始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原有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原有的体制和机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2. 怎样改革。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邮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企分开，加强政府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保障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确保通信安全。改革邮政企业和邮政储蓄管理体制，向现代化企业方向发展。政企分开好理解，政就是以政府名义出现的邮政局，组建国家邮政局和省邮政局，属于政府序列，省以下不设属于政府序列的邮政局。企就是我们做邮政业务的实体，在市以下，仍然叫邮政局，但没有管理职能，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省邮政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在邮政企业内部成立邮政储蓄银行、邮政保险公司和邮政速递公司。可以说，与我们有关系的是改革邮政主业这句话，怎么改？远的不敢说，就看眼下吧，邮政储蓄独立和邮政速递专业化已是板上钉钉的了……”

当江振望讲到与本专业有关的地方，为了能让大家听明白，他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没想到，这一加坏了事，会议室的后几排有人开始小声议论，渐渐涌起一阵很大的骚动。

带头的是揽收员“毛子”，他的真名叫高勇，因为刚上班时毛手毛脚的，



人称“毛子”。“毛子”掏出平时不抽的“中华”烟，美制“zippo”火机在他手里闪亮地转了一圈，一个时尚的点烟动作之后，他嘴里吐出一串长长的撩人的烟圈。随后，“毛子”用肘拐一下身边一直眯着眼睛的班长葛瑞林，把火机摆在烟盒上一齐推到葛瑞林的面前。

“毛子你别闹！”葛瑞林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眼睛依旧没有睁开，从主席台上看过来，他始终在半睡状态，看不出他与别人有什么联系，他是不得已才劝了一句，他担心毛子闹事。

毛子已经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真就闹事了，他在后排大声嚷嚷：

“别白话了，江副局长，你就直说，改革后，我们的奖金是多是少？我们的任务是增是减？”

说到激动处，毛子竟然站了起来，用力地指点着主席台。

葛瑞林用力踩住毛子的脚，但已经晚了，台上的江振望已经不再讲话，台下的参会人员一齐把目光投向毛子，毛子冲大家点点头，得意地坐下，小声对葛瑞林说：“大哥，脚下留情。”

“你找死啊？”葛瑞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坐在前排的局长吴旭军腾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向发言席走去，江振望知趣地让位给他，气急之下，吴旭军竟忘了他的习惯动作——先调麦克后说话，而是把他宽大的厚手往桌子上一拍，又圆又大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

“干什么，想造反吗？速递局还没黄呢！江局长的体制改革不讲了，下面我来讲讲投揽结合，让你们知道怎样做才能拿奖金！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揽收班和投递班合二为一，组建揽投部，葛瑞林为揽投部主任，对外也可叫经理。从揽收员投邮件做起，十日之内调整完毕，大家按件计奖，会后局里会下发具体文件。”

由于忘了调整麦克，他比江振望高，比江振望胖，话筒里传来的是他失真的声音，但声音很大，很有气势，果然把会场镇住了。吴旭军是有名的“程咬金”式干部，关键时刻就会使出看家本领——三板斧，砍住算，砍不住就撤。在邮政改革这个节骨眼上，他不会让他的速递局闹出什么风波来，速递历来是邮政的“是非之地”，不闹事就够上级烦的了。

第一板斧镇住大家之后，吴旭军又用半小时的工夫讲了一遍“投揽结合”，大致意思就是让投递员和揽收员掺和到一起，把投递员闹奖金的包袱甩



给葛瑞林。速递专业已经三个月没有完成计划进度了，市局停发了速递局的生产奖，对靠年终兑现的干部和靠业务酬金生存的揽收员来说，几百元的月奖有没有都可以承受，但靠生产奖养家的投递员来说，断了生产奖就断了一半的月收入，他们认为完不成计划进度是揽收员和干部的责任，因为这些人承担创收指标，而投递员只管送进口邮件，与创收无关，因此上百人的投递工种一直在找茬闹事，就像要喷发的火山一样，十分可怕。种种迹象和各方面的信息已经反馈到九河市局领导层，每个领导都为此捏了一把汗。

临场发挥，突然之举，吴旭军无法把“揽投结合”讲到位，他是讲政治的干部，对业务涉足不深，根本不敢就此展开，此刻，他的心里绝不在“揽投结合”上。改革在即，人心惶惶，工人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干部关心自己的前程。他知道，这个关键时期，省局、市局需要的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不论现业还是主业，哪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出现不稳定的事故，那就等于在自毁前程。

吴旭军草草地结束了会议，在结束语中，他又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要求新组建的揽投部认真领会江振望的讲话，把扰乱会议的毛子作反面典型，拿出处罚意见，以确保队伍稳定。吴旭军想把烫手的山芋交给葛瑞林。

江振望准备了两个晚上的讲话只讲了一半就被毛子轰下来，他憋着一肚子气，他认为一定是葛瑞林在暗地里煽风点火，是葛瑞林在指使毛子拆他的台。给这些人讲话，他向来都是心里打鼓的，他心里清楚，在投递员和揽收员心目中，葛瑞林才是速递局的“秀才”，是“专家”，而讲政治的吴旭军和讲协调的他自己都是在用手中权力压制葛瑞林。

从会场出来，吴旭军前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江振望后脚就跟进来，他把写着讲话稿的工作手册翻开，狠狠地按在吴旭军的老板台上，表情有些激动地说：

“吴局，这件事可不能这样就完了，我才讲了一半就……你看看，我准备了两天，白了！你听到了，我这讲的哪有毛病吗？”

吴旭军看一眼写得像字帖一样的《工作手册》，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副手的来意，心想，江振望敢把讲话稿端出来，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他尽力了，二是说他没有责任，那样的话，吴旭军就得上前线了。弄清楚江振望的来意，吴旭军的心里就有了底，他故意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也动感情地



说：

“你小子知道我的字不如你，偏要在我面前显摆你写的东西，是故意来刺激我吧！有用吗？拿去，卖字帖去吧！再过一段，这儿就不一定是咱们说的算了，改革一开始，干部先洗牌，你要不把队伍稳住，洗完的牌里还有没有你我的名字就不好说喽。还好意思让我看你的几笔破字，你想当书法家呀？有心没心？”

吴旭军最怕看到别人的一手好字，江振望的字秀气、工整，没有错别字，他常常认为江振望在故意跟他比字；而江振望最怕与吴旭军一起陪客人喝酒，吴旭军有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江振望沾酒就醉，喝急了常常“现场井喷”，酒桌上，他也常常认为吴旭军是故意让他掉链子。

在速递局，原来只有“两大烂”，吴局长和江副局长到任后，员工们又归纳出“两大烂”，一共是“四大烂”：“吴局的字，江局的酒，揽收员的打折户，分拣员的第三只手。”

一是说吴旭军的字难看、难认，错别字层出不穷，烂得要命。

二是说江振望的酒喝得没品位，给速递爷们儿丢了不少脸，烂得也要命。

三是说揽收员靠给用户打折捞实惠，局里只要批一户资费优惠，他就可以把其他户拼进去，从中捞取资费差额，所有揽收员都在挖空心思地捞，明里看不见，暗里一片乱象。

四是说分拣员手黑，分拣国际邮件时间一长，能耐跟着长，一过手就知道邮件里面是否违规夹寄了钱物，把用户夹寄的钱物当“战利品”平分私吞，因为用户是违规夹寄，多数是有苦说不出，个别胆大的用户气呼呼地找到局里，局里以邮件处理规则相搪塞，这是速递局最早出现的一烂。

吴旭军早已看出江振望想收拾葛瑞林的意图，葛瑞林是江振望的眼中钉，更是吴旭军的肉中刺，他早就想借这位副职的手拔掉自己的肉中刺，他认为局里能编“四大烂”的只有葛瑞林，组织投揽人员和机关争奖金的也是葛瑞林，局里好多风吹草动似乎都起源于葛瑞林，在生产经营一线，以葛瑞林为核心的对立面，一直在冲击和挑战局领导班子的威信。他恨江振望无能，软弱，迟迟不下手，现在想下手了，时机又不对。敲山震虎不行，只能杀鸡吓唬猴了。吴旭军脑子里早就想好了向对立面开火的计划，只是表面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故作镇静地对江振望说：



“振望，你把书记和办公会成员喊来，咱们议一下，这么大的会议都敢闹事，我们得给毛子点厉害尝尝，让他认认秤花儿。”

“好，我这就去办。不过，我觉得问题还在葛瑞林身上。”江振望在暗示吴旭军，他希望吴旭军借机上山打虎，他认为杀鸡吓猴太轻了，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有什么想法一会儿会上说。”吴旭军的脑子比江振望转得还快，心想，“是我利用你，还是你利用我？和我玩套路，你江振望还差一截！”

局长办公会根据江振望的意见，决定给予毛子行政警告处分，外加扣罚半年奖金。有高人把这个消息暗示给葛瑞林，葛瑞林反应机敏，主动找吴旭军请求自罚，说是自己平时疏忽了对下属的教育，罚自己一个季度兑现奖。吴旭军表示同意。

揽投部成立那天，江振望要代表局班子来表示祝贺，顺便传达速递局局长办公会对毛子的处分决定。

事前，听说江副局长要来，葛瑞林安排毛子去一个机动车段临时取件，为了不让毛子和江振望打对面，葛瑞林把时间差计算得十分准确。

然而，早有好事者将处分决定用短信发到毛子的手机上，有人就想看热闹，看毛子如何教训江振望。无奈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葛瑞林的精心安排下，收到短信的毛子已经上段了，已经赶到离局较远的九河医大附属医院收发室，那里有一批寄往北京的特快专递。

干净的收发室里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陌生男子，戴一副近视镜，在低头看一本厚厚的书。心里不顺的毛子进门就挖苦他：

“哟呵！换了个博士看收发室，你们医大真是人才济济呀。快，拿戳来！名戳，我看这位先生尊贵何姓？”

“青草地，西瓜皮……本人免责姓吉，吉友才。”

被毛子称为先生的人慢条斯理地回敬一句，九河城里的街坊邻居在贬低绿衣人时都这么说。

“你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后面还有一句吧？”

“王八盖子邮电局！”

眼镜先生毫不含糊。

话音未落，毛子抡起手中装有邮件的信兜向吉友才砸去，装有邮件的信

